

胡洪庆等 编译

外国 惊险故事 精品

Waiguo
Jingxian
Gushi
Jingpin



上海文化出版社

外国故事精品系列

外国 惊险故事 精品

胡洪庆等编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戴俊

封面设计：陆震伟

外国惊险故事精品

胡洪庆等编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

经 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249,000

1997年11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10,000册

ISBN 7-80511-888-4 / I · 205

定价：10.70元

打开此书，
你将感受到环环相扣的
惊险——惊险！

正邪搏杀，
善恶决战，
于无声处听惊涛骇浪……

目 录

赌命	(1)
百慕大航班	(11)
正午 12 点钟的枪战	(20)
黑帮 21 号	(28)
别了,露丝!	(40)
无头尸奇案	(45)
可怕的新郎	(56)
贝茨汽车旅馆的魔影	(67)
打开罪恶之门	(86)
白巫术	(94)
催眠的魔力	(103)
一个西部小说家的遭遇	(112)
沉默的凶手	(121)
危险的单身旅行	(127)
疯狂的报复	(135)
神秘的旅客	(150)
夜总会的神秘女郎	(160)
全美小姐与遗产	(166)
从恶梦中醒来	(173)
伦敦的黑眼睛	(181)
金婚阴谋	(212)
被冤枉的罪犯	(231)
断崖上的情人	(238)
东方魔剑	(257)
戒烟	(264)
决斗	(273)

上帝与金钱	(280)
死里逃生	(287)
死囚牢房	(295)
阔小姐巴黎行	(308)

赌命

“把袋子打开，”克里斯内对我说。

这是在他四十三楼的顶楼房子里。铺着深黄色的地毯的地板中央有一只黑色旧购物袋。

“如果想同我做交易的话，还是放弃你的念头吧，”我说，“我爱她。”

“袋子里面是钱，但我并没打算和你做什么交易。打开吧。”他抽着土耳其雪茄，镜片后面闪动着一双平静却又狡猾的眼睛。我爱上了玛西亚，她也爱我。但要逃脱克里斯内的魔爪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手里有一张玛西亚的卖身合同。但更重要的是，他决不允许别人夺走属于他的东西。我对于他迟早要找到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不知道他今天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

我走过去打开购物袋。成叠的钞票滚了出来。

“一共是2万元，嫌少吗？”他吐着烟圈说。

“我不要。”

“再加上玛西亚。”

我没答话。玛西亚警告过我，他是个老奸巨猾的狐狸，喜欢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很抱歉，我未经你的许可就挪动了你的汽车，”他说着把目光扫向屋子一头的窗。实际上那不是窗，而是玻璃墙中间的一扇移门。移门外面是一个很小的阳台。我总觉得那扇门有些异样。“这大楼有闭路电线，”他说下去，“你一走进门厅，我已经打电话叫我雇的人偷偷把你的车开到离这儿不远的公共停车场。”他朝墙上的挂钟望了一眼。指针指着8点零5分。“8点20分，那人会给警察打电话。8点30分，警察会在你汽车的工具箱里

发现6盎司海洛因。你这个有前科的人马上会成为被缉捕的对象，诺里斯先生。”

我尽量装出镇静的样子，但我知道，我已成为他游戏里的老鼠了。

“当然，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阻止他这么做，”他望着我说。

“作为条件，我得告诉你玛西亚在哪里？不，克里斯内，我不知道。”

“我并不需要知道，诺里斯先生。我的人已经盯上她了。”

“可我们在机场已经把他们甩掉了。”

克里斯内叹了口气。“你说得对。还是那一套老掉牙的厕所遁身法。我也无法相信我手下的那批人竟如此无能。”

我没说话，心里在想：玛西亚此刻一定已经回到市区，然后乘汽车远走高飞了。

“你总是那么不爱说话？”克里斯内问。

“这是玛西亚给我的忠告。”

“那么，”他提高了声调说，“你就准备好替自己辩护吧。等你下一次再见到玛西亚的时候，她恐怕已经当祖母了。私藏6盎司海洛因可以判40年，而且你是个有前科的人。”

“但你也同样得不到玛西亚。”

克里斯内眯眼一笑。“我很喜欢你，诺里斯先生。你品行不端，但似乎还有良心。玛西亚曾对我说过，我当时很怀疑，她对人的判断一向出错。但你确实有那么点。不用说，玛西亚一定告诉过你我喜欢打赌？”

“是的。”我终于看清了那扇移门异样的地方。眼下是隆冬季节，没人会到四十三层高的阳台上去喝咖啡。可是门上的纱窗隔板却卸了下来。克里斯内为什么要这样做？

“现在是8点13分，你在想些什么？”他问。我耸耸肩没有回答。“我并不爱玛西亚，这你也清楚。也许你会奇怪我为什么不给她自由。”

“不，我一点也不奇怪。你这个婊子养的既自私又贪婪。你不会允许别人占有属于你的东西，即使是你不需要的。”

他皱起眉头望着我，脸上一阵发白，但随即大笑起来。“好，说得好。我想和你打个赌，如果你赢了，你可以带着钱和那个女人离开这里。”

“输了呢？”

“你的一条命。”

我情不自禁地又望了望墙上的钟：8点19分。

“好吧，”我说。我没有选择。至少这样还可以拖延一下时间。

克里斯内抓起身旁的电话：“托尼？执行2号计划。”

“怎么个赌法？”我问。

“我发现你在注意我的阳台。”

“纱窗隔板从门上卸了下来。”

“是的，是今天下午取下来的，为了让你在大楼顶和顶楼房间交接处的那条突出的壁架上绕大楼走一圈。如果成功，这笔赌注就归你了。”

“你疯了。”

“我在这房间里曾向六个人下过同样的赌注，五个一听就不干，只有一个人愿意和我赌，可他来到阳台上朝下一看，就当场晕了过去。我想你不至于如此吧？”

“你凭什么认为我也会……”

他打断我的话：“不必费舌了，诺里斯先生。你没有别的选择。”

我毫无把握能赢得这场赌博，更不知道那家伙事后会不会不信守诺言。但有一点我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我不这样做，10点钟我就会在警察局里。等我再一次获得自由的时候，恐怕已经是本世纪末了。

“我想知道一件事，”我说。

“什么，诺里斯先生？”

“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你会不会赖帐？”

“我从不赖帐。”

“好吧，我接受。”

他眼睛一亮。“好极了，请跟我来。”他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

“这条突出的壁架宽 5 英寸，我亲自量的，我还在上面站过，当然是抓着阳台的栏杆。你得从阳台上爬下去，然后沿着壁架保持平衡……”

我注视窗外那台风速仪：指针落在 10 英里处。但一阵疾风刮过时，指针一下子跳到 25 英里的地方。

“啊，你在看我的风速仪，”克里斯内轻松地说。“大楼另一侧的风可能比这儿还大，但总的来说，今晚不能算有风。我见过风速达到 85 英里的夜晚。你会觉得大楼像船一样在摇晃。这个季节只有这么点风真是难得。”他又指了指对面银行大厦顶上的气温显示牌说：“现在是摄氏 5 度。但在风里的实际感受要冷得多。”

“你有外套吗？”我只穿了件薄薄的茄克衫。

“没有。我想你可以开始了。我也可以通知托尼实施 3 号计划。我那朋友有时很容易冲动。”

想到能和玛西亚在一起，能逃脱克里斯内的魔爪，还可以有一大笔钱，我终于推开那扇移门来到阳台上。外面又冷又湿，头发被风吹得散落在脸上，遮住了我的视线。

“晚安，”克里斯内在我身后说。

我走到栏杆边开始深呼吸。我要抛开一切杂念对我的干扰。第一口呼吸使我抛开了钱；第二口使我抛开了克里斯内；但要抛开玛西亚却不那么容易——她的脸老是出现，仿佛在劝我别干傻事。我朝下望去。

大楼像一道刀削的崖壁一直延伸到下面的大街上。如果失

足掉下去，那高度足够让你发出一声长长的惨叫，然后躯体撞到人行道上，像一只熟透的西瓜那样爆裂开来。在这个高度，壁架显得那么狭窄，它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狭窄的东西。我爬下阳台，脚踏上了壁架，脚后跟悬在壁架的外面。阳台的地面齐我胸口。

“打电话！”我对站在玻璃门里面的克里斯内大声说。

“什么？”

“给托尼打电话！否则我就……”

他走向客厅——它显得那么温暖，那么舒适——拿起电话。其实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在外面根本听不清他说什么。他放下电话又走到门前。“再见，诺里斯先生。”

我该行动了。我让自己最后一次想了想玛西亚，然后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抛开，将注意力集中在我的两只脚上。

脚慢慢地向右移动，尽管手还抓着栏杆，但我仍觉得整个身体的重量全靠脚踝处的肌肉来支撑，因为脚后跟是悬空的。到了离阳台一臂之遥的地方，我的手仍拒绝离开那根栏杆。但我强迫它这么做。如果壁架离地面只有1英尺而不是400英尺，我只需4分钟就可以绕大楼一周。是啊，就是有个闪失，你骂一声娘还可以再来。但现在你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

我的右腿又移动了几英寸，然后左腿也跟了上去。手终于离开了栏杆，高举过头紧贴在大楼粗糙的墙上。一阵风吹过，茄克衫的领子被吹得翻起来贴在我的脸上，身子不由得晃了晃。我吓出一身冷汗：这阵风再大一点的话，肯定会把我刮到漆黑的夜空里。我赶紧侧过头去将脸紧贴在墙壁上。克里斯内依着阳台的栏杆望着我。

“感觉如何？”他问。他穿着一件驼毛外套。

“你说你没有外套，”我说。

“我没说真话，”他微微一笑。“我在很多事情上都不说真话。”

“什么意思?”

“没什么……小小的心理战而已。但愿不会影响你脚踝处的肌肉。哈哈……”

他确实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一阵恐惧感向我涌来。我赶紧掉转头做了几次深呼吸。银行大厦楼顶上的大钟指着 8 点 43 分。

当指针指在 8 点 49 分时,我重新控制住自己。但我开始觉得太冷了。潮湿的风像锯子一样噬咬我的肌肤。我的脚移动得很慢,一快就会有失足的危险。8 点 52 分时我已来到第一个拐角处。要转过去并不难,但我的右手告诉我,那里正刮着侧风。转弯时身子如果稍稍失去平衡,这股侧风就会把我吹下去。我停下来等风过去,但它一阵接一阵,丝毫没有停下或变小的迹象。当又来一阵疾风,吹得我支撑在脚踝上的身体微微晃动起来时,我意识到这样等下去是徒劳的。

于是我跨出右脚,双手紧抓两侧的墙面,身子慢慢转过去。风同时从两个方向向我吹来。我觉得自己站不稳了,刹那间我想克里斯内赢定了。然后我又移了一步,同时一口气从干燥的喉咙里吐了出来。每次呼吸都使我的胸口隐隐作痛。脚踝处的肌腱像高压电线一样在打颤。

就在这时,一颗草莓从上面掉下来,几乎击中我的耳朵。我抬头望去,是克里斯内。他站在卧室的窗口望着我:“给你提提神!”

我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一口气向前移动了 5 英尺左右。我怕他会从窗口探出身子给我致命的一推。

第二个拐角处的侧风似乎并不太大,我转得要比第一次轻松。但刚一转弯,不知什么东西咬了我一口。我一惊,顿时失去了平衡。我死命地贴紧墙。那东西又咬了我一下——不,不是咬,而是啄。我低头一看,壁架上站着一只鸽子,正用明亮、仇恨的眼睛望着我。我侵犯了它的领地,而且它十分清楚我目前无

能为力的处境。它又在我右脚脚踝上啄了几下，一阵痛楚传遍了整条右腿。

“走，走开，”我对它嚷道。

但它毫不理会，而是不断地发起攻击。我脚上开始流血。我挪动了一下脚想把它吓跑，但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鸽子胆子大得出奇：面对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它们也顶多漫不经心地快走几步，更何况对一个站在四十三层楼高的壁架上的人呢！它继续在我的脚踝处猛啄。疼痛变得剧烈了：它在啄我的伤口，在叼食伤口处的嫩肉。啄一下还可以，两三下也能忍受，但当我最后来到大楼另一侧与克里斯内的顶楼相对的房间的阳台时，那只可恶的鸟至少啄了我 60 下！

摸到阳台栏杆的一瞬间，我感到像是跨进了天堂的门。我双手攥紧冰冷的铁条，身子翻过栏杆后便瘫倒在地。我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但心里明白，再这样躺下去肌肉会冻僵的。我命令自己坐起来，脱下袜子。皮肤表面的创口不算太糟，希望那只鸽子是不带病毒的。我想用绷带包一下伤口，但马上改变了主意。绷带万一松开，会给我的行动带来致命的危险。

我站起来，透过窗户朝屋子里望去：空空的，没人居住，充满了诱惑力。但这不是我的目的地。我不想闯进去而违反了这场赌博的规则。那样我输掉的肯定不止是钱。我重新翻过围栏来到壁架上。但要移动脚步十分艰难——比离开克里斯内的阳台要艰难得多。理智在告诉我向前走，但身体，特别是脚踝的关节拚命拒绝这么做。最后我终于移动了步子，玛西亚的脸在黑暗中鼓励我。

我到了第三个拐角处，然后是第四个。我又遇到了强劲的侧风。我转了过去完全是靠运气而不是技巧。我靠在墙上休息了片刻。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会赢得这场赌博。我的手有些麻木了，像两块冷冻肉；脚踝的关节和伤口在灼痛；汗水不停地淌下来，模糊了我的视线。但我想我会赢。温暖的灯光从克里斯内

的阳台射出来。银行大厦的钟指到了10点48分。当指针停在11点零9分的地方时，我的手又摸到了可以抓握的东西——冰冷的铁栏杆。我爬过围栏，一下子瘫倒在地……太阳穴碰触到一支冰冷的枪管！

“干得漂亮！”克里斯内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祝贺你，诺里斯先生。把他带进来，托尼。”

托尼用枪抵着我，把我推了进去。克里斯内站在壁炉旁哼着白兰地，那只钱袋还在地板的中央。我望着托尼手中黑森森的枪口。

“我知道你会赖帐的，你这个恶棍。一切你都精心安排好了。”

“是的，是安排好了。但我不是个赖帐的恶棍，只是个输家。我让托尼在这儿只是为了防止你做出愚蠢的事情来。”他的手托住下巴，嘿嘿地干笑了几下。那模样一点不像个输家，倒像一只逮住了耗子的猫。我突然有一种比站在壁架上更恐怖的感觉。

“你又设了什么圈套？”我慢慢地说。

“没有。海洛因已经从你的汽车里取走了，车子已经开回了老地方，钱就在你面前，你可以拿着它走了。”

我望了一眼站在阳台门前手里握枪的托尼，然后走过去拿起了钱袋朝门口走去。我随时期待着身后响起枪声。但当我走到门口时，我产生了同刚才转过第四个拐角时一样的感觉：我要赢了。我推开了门。

克里斯内冷冷的声音使我停住了脚步。

“你真的以为厕所里的鬼把戏能骗过所有的人？”

我转过身去：“什么意思？”

“你赢了三样东西，诺里斯先生。钱，你的自由和玛西亚。你已得到了前两样，第三样你得到市停尸所去取了。”

我像遭到雷击一样浑身一颤。

“你真的认为我会让你得到她？不。钱可以归你，玛西亚不

行。但我不会赖帐，你可以去把她安葬……”

我向托尼走去。托尼显得有些惊慌，他回头望着克里斯内。克里斯内用冰冷的语气说：“开枪打死他！”

我把钱袋扔出去，正好击中托尼握枪的那只手。子弹飞进了地毯。没容他再抬手，我已经抓住了他，使劲从他手里夺过枪，用枪柄朝他鼻梁狠狠地砸下去。他哼了一声倒在地上，不再动弹了。

克里斯内已经跑到门口，我扣动扳机。子弹从他头顶上飞了过去。“再走一步你就没命。”

他停住了，眼睛里闪过一丝恐慌加一份狡黠。“她没有死，”他急忙说，“我刚才只是想……”

“我是个笨蛋，克里斯内，但还没有笨到如此地步。”我的声音冷得像从死人嘴里吐出来的。这并不奇怪，玛西亚是我的生命，现在我的生命不复存在了。

克里斯内用颤抖的手指了指落在托尼身边的那只钱袋。“那点钱太少了，我可以给你 10 万，50 万，不，100 万。再不我把瑞士银行里所有的帐户都给你，怎么样？”

“我也想跟你打个赌，”我慢慢地说。

他的目光从枪口移到了我的脸上：“打赌？”

“是的，如果你在壁架上也绕大楼一圈，我就让你离开这里。”

他的脸像死人一样惨白：“不！”

“那好，”我抬起了枪口。

“不，”他举起双手说，“别这样，我……好吧。”他舔了舔嘴唇。

我用手枪逼他来到阳台上。“你在发抖，”我对他说，“这样在壁架上站不稳的。”

“200 万，现钞！”他绝望地喊道。

“1000 万也没用，”我说。“如果你能在壁架上走一圈，我就

放你走。我是当真的。”

“行行好……”他呻吟着说，“什么都行。”

“别浪费时间了，”我说，“你在浪费脚踝肌肉的能量。”

但他最后还是被迫移动了脚步。我望了望银行大厦楼顶的大钟：11 点 29 分。他消失在第一个拐角处时是 12 点零 1 分。

百慕大航班

在百慕大金得利机场上，空中小姐詹妮望着来这儿度蜜月的一对对情侣，心里在想着一个人：迪克。他们是在百慕大观光旅游线开辟后的首次航班上邂逅的。两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迪克喋喋不休地大谈他来这儿要做的新闻采访工作，而詹妮则抱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将每天往返纽约和百慕大，枯燥乏味。第二天，迪克在金得利机场迎候詹妮于第二个航次归来。在以后一个月里他几乎每天在机场等着。今天是詹妮的最后一个航班，但迪克却未露面。几分钟前他给机场调度打来电话，要确定詹妮的本次航班计划是否有变。他为何要打这个电话？凭直觉詹妮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正想着，有人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回头一瞧，正是迪克。他的吻很短促，但很有力：“詹妮，亲爱的。”这是他第一次喊她亲爱的，可听起来十分自然得体。“请你务必仔细听我说，”他说着递给她一本卷拢的杂志，“把它放进你的手提包，今晚送到报社去。五楼，找比尔·莱因先生。”

“比尔·莱因，五楼，”詹妮重复道，“可为什么……”

迪克没让她问下去。“我会同调度台联系的，你在纽约降落15分钟后，我就会打电话给比尔。詹妮，我使你面临着某种危险，但我只能这样做。”

“什么危险，迪克？”

他迟疑了片刻。“是啊，你有权知道。还记得不久前一艘轮船被炸的事吗？当时闹得满城风雨。”

詹妮点点头：“我有一个朋友就在船上。”

“有人在船上放置了炸药。恐怖分子的名单就夹在这本杂